



河东作家写河东

在河东书房阅读河东

□王慧

秋天，是红柿缀满山峦的喜悦，是青纱帐里金黄的丰饶，是举国同庆的“十一”远游，是书香致远的思想遨游。国庆期间，中心城区南风广场四处都是欢喜的面容，位于东北角的“河东书房·文脉馆”，以及广场东南方向的河东书局，书香脉脉，读者良多。

跨过一座小桥，来到园池中心的三层建筑，这便是“河东书房·文脉馆”。轻轻推开门，两侧墙上的黑白照片，无言地诉说着河东往事。伴着舒缓的音乐，踱进室内，不忍打扰专心的读者和学习者，绕着书架慢慢地看。眼睛定格的，更多的是和这座城市有关的书籍、刊物。抬眼望去，大大的落地窗外，水波粼粼，书房是水中的小舟，舟上是求知的人们。

两盏造型别致的方形吊灯上书“河东书房”，在水波的荡漾中，合着室内静谧悠扬的音乐，微微地晃着。走到最里处约10平方米的空间里，方方正正地，陈列着河东作家的一系列作品。一本一本地摩挲着，一个名字一

个名字地辨认着，打开那些书籍，一页一页地读过去，于是，在河东的书香里，不知不觉地，闻见了秋夜里的桂花……

在运城，像“河东书房·文脉馆”这样的城市书房，有40多处。它们隐于热闹繁华，为众多市民和外地游客提供“书”式生活与“悦”读体验，成为河东地区一个个玲珑多姿的小型图书馆。

翻阅着河东作家所写、所编的河东书籍，常常感叹于他们为这方文化热土的深情咏唱和绵密抒怀，感觉他们像一个个信仰者，虔诚专注地向往或守护着这里。一本本书籍构筑出来的河东，是时光凝注的秘密宝库，是条山吹来的久远薰风，是盐湖泛起的广袤金波。千百年来，人们在这座古老的土地上寻找遗珍、发现未知，在书页间表达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字句处涵蕴个人的热情、深情与浓情。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文字载体如何变换，只要脚下的土地静静地承托着我们，我们就会不由自主被它吸引、被它感动。这一排排书架上，陈列着无数颗等待阅读的魂灵，守望着与读者的相遇相知，期盼着与读者共鸣共情。

知，期盼着与读者共鸣共情。

有时，我们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大家忙着工作、忙着赶路、忙着追梦，城市的霓虹闪烁，明灭之间是都市人偶尔的失神与恍惚。在这小小的书房中，我们为紧致的生活做一次舒展的心灵按摩。我们阅读美好的故事，感悟智者的哲语，修葺精神上的藩篱，静窥内心最深处的声音。你会发现，平时悄然无觉的“时间”，原来蕴藏着无限的张力，这里似无却有的书香，这里似动实静的恬然，导引着你放下一切，只想去找一本书，度过一段静好的时光，感受一段醇香的诉说。

1955年，博尔赫斯写下诗句：“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在这里，我想说，如果天堂是图书馆的模样，那么拥有河东书房的凡尘人世，便是我们的人间天堂。你看，此时此刻，秋阳丽日已转为灯影婆娑，明月伴着清风，缓缓地在水面摇曳，那一缕一缕的星光，把桂花的清香揉进书籍的墨香里，时光变成暖黄，恍惚间有了旧日模样，一切是这样的古朴美好，悠远安详……

诗笺

鹧鸪天·国庆

□喆翼

万里山河望眼收，红旗漫卷浪飞舟。五星开国启华

诞，良策安邦七五秋。

行漫漫，梦悠悠，一腔义勇未曾休。英雄碧血铭青史，再绘蓝图向九州。

寒露

□任东波

红叶，渲染着季节留给山峦最后的热烈最美的那枚被制作成书笺用来查找秋天的页码而赠给山林的风景照点缀成了一种纪念保存了明亮的记忆

登高望远的异乡客不知是否捎上了播种情意的家书此时的南国稻花是否依旧飘香

露珠，在草尖上凝结冷冷的夜色里洒满了寒意的星光暗夜温着老星期待着牵挂捎来过冬的无尽暖意或，一句温柔情话

野菊，把金黄与芬芳构思成了天地间的一幅大写意那一束把深秋寄在案头一抹忧伤从眼里流出滚落在一首诗的结尾成为成熟的句号

田地变得宽阔庄稼早已被收获农夫在笑意中整理好土地铺着像地平线一样的床等待孕育的种子破土而出的麦苗第一次感知着昼夜冷暖的节奏

雁群，排列着阵型一声声的鸣叫是对北岸的告白

池神庙观夜景

□孔春枝

秋晚南风萧瑟音，

荷塘仙女抚弦琴。灯光七彩荷花动，紫气青烟丽影吟。

晋南的黄菊

□王过关

在晋南黄菊染土地，也染皮肤那本日历也被染黄

也被染成黄色

女人的梦也染成了黄色黄色的首饰屋子也是黄色的她们用黄色的脚踩出一条黄金大道

男人汗水滴落砸出一个盐池黄河在这里弯腰走过后稷耕种过的田野

黄昏里万家灯火，点亮辉煌岁月

乡居杂记

“叽叽、叽叽”，最熟悉、亲切的，还是它们的鸣唱。

“远亲不如近邻”，常来坐坐是种幸福，母亲快乐，我也高兴。

赶集

老家有一种逛街，叫赶集。每月逢农历二、五、八，乡里必有集市。

我隔三岔五坐上小妹的电动车，或花一元钱坐公交车前去赶集。穿梭在热闹的人群中，环顾琳琅满目的商品，不时碰上个熟人，聊几句家常，更难的是有时还能遇见多年不见的同学。

最钟情的是老乡们带来的农产品，真是物美价廉。卖的菜大都是一两块钱，新鲜干净。亲民的物价，让我的购物任性了许多，大包小包，每次总是满载而归。父母见到，总是惊讶：“买这么多，花了不少钱吧。”我不以为然：“和我那儿比，这里买菜那叫个便宜。”

去得多了，一些老乡便认识我了，还没买菜，问候先开口了。

串门

巷道里，有几个老邻居，成了家里的串门常客。

每天下午不到5点，母亲打开大门，念叨就开始了：“他们几个快来了。”

邻居陆续到了，年迈的母亲很高兴，热情让座让吃。空调和电视俱备的客厅，沙发上坐满了，小凳上也坐着，他们一边看电视，一边有一句没一句聊着村里的人和事，不到“天气预报”不散场。我有时听听他们的故事，有时也加入其中聊几句家常，为了匀出座位，多数是打个招呼，就起身了。母亲总喊：“你去哪里呢，这有空调凉快。”

雨趣

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落下来，房檐瞬间连成了线，凉风徐徐，陪父母屋前看雨成了最惬意的事。小院里的积水愈来愈多，顺着阳沟流向了巷道。父亲像孩童般地喊起来：“村里的水马上就要流下来了。”

门前巷道是全村水流必经之地。我也好像重拾了童年大门口看雨的乐趣，傻傻地兴奋着，奔了出去。水一点点涌了过来，继而携带枯枝败叶沙石成了汹涌波涛。我高喊：“爸妈，快出来看，水好大呀。”童真童趣，不一会儿，大门口摆了一排小板凳，风景中有了我和父母的身影。

滋养

雨过凉爽，带着闲情雅兴，散步在乡间大道，没有闹市，没有高楼，没有拥挤，放眼是一片一片绿油油的田野，朴素舒适，纯粹滋养。

闻着泥土的芳香，嗅着空气的清新，我常常喜欢傻乎乎痴痴地看，看抓地龙的肆意伸展，看打碗花的柔美俏丽，看马齿苋的青翠鲜绿，看嫩小的酸枣探出了头……最忘情的还是那迷人的绿色海洋——玉米地。

从幼苗到亭亭玉立，从开花授粉到出穗结穗，不经意间见证了玉米每一步的成长，这大概是我乡居生活里最“奢侈”的眼福了。一望无际的绿，动人心弦，赏心悦目，绘成了彼时乡村最美的色彩与图画。站在地头，凝目远望，意犹未尽。



□李竹云

老家，一个生我养我的小村庄。因照顾身体不适的父亲，6月份回去后住了近两个月。买菜、做饭、陪伴，日子简单平淡，但还是让我回味和留恋。

晨起

一墙之隔的邻居院子，因搬迁多年无人居住，早已成了树木横生的小树林了，众鸟栖居，于是，便有了鸟鸣伴晨起的诗意。

每天早上五点左右，天刚蒙蒙亮，小树林那边的“歌唱家”开始纷纷登场。继而，透过窗户，耳旁便传来了不同音律、不同分贝的美妙动听，或长或短，或单音或合唱，或清脆或沙哑。鸟鸣环绕，生动了小院，唤醒了沉睡，竟成了我每天自然晨起的响铃。

习惯于早起的父母，还是比我晚了些，看见我已厨房忙碌早饭，母亲总是带着怜爱说：“你起这么早，也不多睡会。”我笑笑：“哪能多睡呢，小鸟每天在耳边催叫起床呢！”

有时，我把饭煮上，喜欢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环顾郁郁葱葱的绿树，仔细搜寻着鸟儿灵动的身影，侧耳细听一声一声的此起彼伏，努力记录着清晨温暖的问候，试图解读鸟儿吟唱的字符密码。但只闻其声，不见踪影。“嘀哒哒、嘀哒哒，咕噜、咕噜，咕咕抖、咕咕抖，啾啾、啾啾，叽叽、叽叽……”无奈我有点愚钝，只可意会不能言表。两只麻雀竟看上了空调机的空隙，钻来钻去，